

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下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

陶久胜

内容摘要：近年来，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俨然成为外国文学界的一门显学，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历经从传统政治经济批评、新经济批评到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的理论演变轨迹，其中对文学中的西方经济思想的批评意识不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却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提供指南。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由英国文学、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等术语构成，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英国文学是前提与本体，国家想象暗含意识形态动机，那经济思想便是媒介与中心话语。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有助于解读英国文学如何通过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国家想象与帝国意识。英国文学历经从重商主义、自由市场、动态均衡、功利主义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等经济思想发展脉络，表达了从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构建、启蒙主义时期自由贸易帝国想象、浪漫主义时期理想国家建构、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改革理想到现代主义时期金融帝国构想等不同类型的国家想象。

关键词：文学经济学批评；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国家想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22&ZD289）

作者简介：陶久胜，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艺复兴文学、文学跨学科研究。

Titl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Under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Discours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foreign literary academia. Western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has experienced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new economic criticism, to new historicist economic criticism, among which the critique awareness of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s in literature has not been sufficient, and Marxism of China's New Era provides a guide for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is composed of terms including English literature, economic thought, and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and these three elemen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forming a dialectical unity. If English literature is the premise and essence,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implies ideological

DOI:10.19915/j.cnki.fl.2024.0051

motives and purposes, then economic thought is the medium and centr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new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al theory, we can reveal how English literature reproduces economic thoughts through economic narratives, expressing economic anxiety,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and imperial consciousness. English literature express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mercantilism, free market, dynamic equilibrium, utilitarianism, to state intervention and laissez-faire, and illustrates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imagination of free trade empire in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construction of ideal stat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envisioning of social reform in the Victorian era, and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empire in the modernist period.

Key words: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Marxism; English literature; economic thought; imagination of nation-state

Project: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22&ZD289)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uthor: Tao Jiushe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taojiush@163.com

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研究兴起,文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研究显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22&ZD289)的立项,实现了“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龚举善 20),展现了外国文学界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的尝试与努力。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与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两个议题,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为研究英国文学的经济思想史提供理论基础,英国文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为研究英国文学的经济思想史准备提纲思路。两议题之间呈现一种批评理论方法与批评实践纲要的关系,共同构成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方略。

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历经了传统政治经济批评、新经济批评到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的发展轨迹,分别依赖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符号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经济叙事进行理论思考,使用经济决定论、语言金融符号类比与历史整体观对文学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批评意识,但遗憾的是,它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批评不足(谢伏瞻 16)。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立场,拷问西方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内涵,反思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本身,揭露其中蕴含的西方话语霸权,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提供了指南。据此,笔者构建由英国文学、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等构成的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三个术语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英国文学是前提基础,国家想象

暗含意识形态动机，那经济思想便是手段与中心话语。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方法有助于研究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揭示经济学话语进入文学时，英国文学家如何通过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国家想象与帝国意识。英国文学经历从重商主义、自由市场、动态均衡、功利主义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等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史，表达从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构建、启蒙主义时期自由贸易帝国想象、浪漫主义时期理想国家建构、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改革理想到现代主义时期昔日金融帝国构想等不同类型的国家想象。

一、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与构建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的尝试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5）中最早讨论了莎士比亚、笛福等作家笔下人物对金钱、资本与剩余价值的追逐，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剥削与阶级压迫，开创了文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批评传统。《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解读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威尼斯商人》等作品，谴责交换价值、金钱对人性、劳动与自然属性的异化，强调金钱把本质变成表象和把人变成物体之本性（Marx 167-168）。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反理财学的“道德经济”思想，同时其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发展了霍布斯、曼德维尔等17、18世纪经济思想家的趋利乃为人性或市场直接表达人性的主张（Hawkes 40-41）。在20世纪早期，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布莱希特赞扬莎士比亚，相信罗密欧、安东尼、哈姆雷特、布鲁特斯、麦克白等人物代表资本主义新思想，莎士比亚预言了布莱希特提出的作为戏剧手段的“间离效果”理论的出现。^①然而，批评家似乎无意中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部分显露机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例如，俄罗斯批评家斯米尔诺夫以《科里奥兰纳斯》为例，强调应该把人物心理之间的对抗理解为不同社会经济力量之间的对抗（Smirnov 1）；德拉尼把《李尔王》置于“历史形势”中，坚持老国王里尔一派与里根、高纳里尔、埃德蒙等一派之间的善恶对峙，实际上是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峙（Delaney 429）。

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批评家日益关注经济学的符号、心理与社会意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注意到，经济因金钱循环、交换而使得贸易与金钱取得自足性（Lukács 32）。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概念，相信统治阶层通过控制文化、意义符号与意识形态掌握政权。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的相对自足性”，生产方式“在唯物主义最后一个例子中”才决定上层建筑（Althusser 111）。此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被以服务业与交换为基础的依赖金融工具的后现代经济所取代，金融手段的本体意义无异于语言符号。期货、期权、抵押等远离现实的交易构成后现代经济自足的符号系统网络。当现代资本主义金钱被符号化时，语言与金融均被视为一种性质相似的符号，意义生产与金钱交易类似，文学新经济批评理论应运而生。

新经济批评视金钱为符号隐喻，这更像形式主义批评，关注经济语域与语言语域相似的形式模型（Adorno 57）。1978年，马克·什尔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金融经济，认为语言把商品、金钱转变成再现符号，文本与金融通过交换或指称系统生产意义或利

润，文学文本由“微小的修辞交换或隐喻构成，其中一些可以在所指称的经济内容上得到分析，所有部分可以从经济形式的角度进行解析”（Shell 8）。1990 年，戈克斯研究萦绕语言讨论的金钱隐喻，强调“经济交换模式与语言指称系统之间的对应”（Goux, *Symbolic Economies: After Freud and Marx* 96）。1994 年，他提出语言与金钱、文学与政治经济学平行并置，语言学与金融学是同质而非相似的“同时工作”关系（Goux, *The Coiners of Language* 77）。1980 年，韩泽曼提醒读者注意“经济”一词的多重“化合价”（比喻意义），指向对政治、家庭、商业、审美结构的管理，是指创造智力结构的能力及想象性对其规范的能力，其他能指符号包括“劳动”“价格”“利润”“信用”“成本”等，必然超越商业指向语言、哲学“化合价”，经济金融与文学语言互为渗透（Heinzelman ix）。1995 年，亨德森指出文学与经济学的相互跨界，“经济学既关注经济论断，又关注经济论断的文学再现方式”（Henderson 2）。2003 年，在伍德布里奇编著的《金钱与莎士比亚时代：新经济批评中的论文》中，评论家们实践新经济批评，分析经济与数量语言对文学、商业与社会的渗透，使用抽象的经济学知识解读文学及其比喻修辞（Woodbridge 10-11）。

20 世纪后期，随着解构主义兴起，理论家融合新经济批评，提出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历史整体性与对立面相互渗透、相互决定。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克服机械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强调文化、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雷蒙·威廉斯、乔纳森·多利莫尔、约翰·德拉卡基斯到葛兰西、伊格尔顿，这些文化批评家倡导文化物质主义，坚持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制度，且独立于和作用于经济政治制度。正如马歇雷所言，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揭示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产生、结构与衰落，探究生产它们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社会历史矛盾（Macherey 3-4）。不同于“粗俗”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变化的根源，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一道坚持黑格尔历史整体观。因此，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在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上显现两种态势：一种强调文学文本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经济制度的颠覆，展示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过程，由多利莫尔、德拉卡基斯所代表；另一种相信文学文本被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经济制度所收编，展现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被巩固强化，代表人为格林布拉特与乔纳森·高柏（Hawkes 65-66）。

运用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理论，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呈现三种趋势。首先，依赖文化物质主义解析作家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批判。伯纳德在原始积累、南海泡沫、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语境中研究英国文学，描述作家从 18 世纪的抗议到 20 世纪的绝望态度（Pollard 1-2）。科普里研究 18 世纪英国文学，认为古典主义文学呈现从公民人文主义向新市场经济学转变的态势（Copley 13）。其次，依靠修辞学理论讨论文学范式与经济话语的互动。豪斯顿相信维多利亚时期金融资本形成与银行危机的经济是一种哥特式经济，经济学话语使用幽灵描写银行惶恐（Houston 1-2）。米克莱特在金融资本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背景中研究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坚信印象主义创作实验反映了通过投机买卖获得无限回报的投资与金融经济的市场幻想（Mickalites 1-2）。第三，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研究文学如何参与经济思想论争。布莱克把部分维

多利亞時期作家看成是當時功利主義經濟思想的支持者，相信狄更斯與其他改革家、自由貿易者、輝格黨人一道，接受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功利主義（Blake 6-7）。迪克圍繞1816年英國實行金本位制（即以黃金為本位幣）事件，在1790—1830年經濟論爭中，研究浪漫主義詩人如何參與金錢與價值標準對話（Dick 111）。

西方文學經濟學批評話語表現出人文主義批評意識，而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則關注文學中的經濟壓迫，拷問西方經濟思想及文學經濟學批評理論的意識形態內涵。從傳統政治經濟批評、新經濟批評到新歷史主義經濟批評，西方文學經濟學批評理論對英國文學中的經濟剝削、意識形態、金融資本、文化霸權等展開批評，體現了西方理論家自柏拉圖以來的真理正義觀與基督教倫理立場，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然而，西方文學經濟學批評理論隱含着以西方哲學、宗教、文明與科學為內核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198）。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情，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傳統政治經濟批評路徑，不僅對資本主義制度與剝削本質進行無情的批判，而且揭露了西方文學經濟學批評理論的階級屬性。

西方文學經濟學批評理論是在立足西方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而發展起來的批評理論。謝伏瞻指出，儘管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相信市場經濟才是適合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但是，“市場經濟就是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不可兼容的，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到哈耶克等人，直到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都是這種觀念的維護者，在他們看來，沒有私有產權就不可能形成反映資源稀缺性的價格信號和充分的激勵機制”（16）。新經濟批評重視金錢符號化隱喻，運用符號學理論闡釋貨幣、金錢、商品的交換與增值，只關注股票、金錢、債券等符號貨幣的遊戲，絲毫沒有觸動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新歷史主義經濟批評儘管堅持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批評立場，部分學者甚至會採取一些“行動主義”的激進立場，但它仍不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為目標的革命理論，僅滿足於戰後資本主義的繁榮與西式的自由民主，滿足於在既定資本主義社會中為那些在經濟政治上處於弱勢的階級、族裔、性別、殘障人群等人群發聲。或者說，新歷史主義經濟批評理論也至多只是通過文學的經濟敘事表達社會改革或“完善”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途徑。

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揭露西方文學經濟學批評理論蘊含的西方話語霸權。面對西方話語霸權，我們“要立足中國、借鑒國外”；“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習近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199）。我們要把握好馬克思主義資源，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及文化形態，“着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法、方案”，要讓世界知道“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習近平，《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478—489，479—484）。且不说“拿西方的理論、學術、知識、觀點、原理、概念、範疇、標準、話語來解讀中國的實踐”會造成“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

依样画葫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内含了西方话语霸权（谢伏瞻 16）。

我们基于中国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对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采用批判性接受之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致力打造一种以民族性、兼容性与发展性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龚举善构建中国文学的经济学批评范式时强调，“经济话语规模化进入当代文学批评场域”首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20—21）。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流露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其中的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西方普世主义思维显现出来。据此，我们以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为契机，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理论”，“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486），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适用于中外文学研究的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

二、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建构

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需重视文学中的国家想象，注重基于中国立场辨析英国文学的经济叙事中隐藏的不列颠帝国意识。20 世纪后期以来，研究文学中的边缘人群、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经济话语等成为学界的前沿热点与趋势，批评家试图解析作家如何通过文学文本再现社会现实，以表达政治身份焦虑、民族国家认同或帝国批评意识。英国文学更能较好揭示这一趋势，因为世界近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史，几乎与英国国家形成与帝国建构的历史完全同步。理论家们从不同视角阐述了文化与贸易帝国构建理论。历史学家琳达·柯莉指出，英国早期身份由新教、强大海军捍卫的岛国、管控海外殖民地的不列颠疆域、以法国为直接敌人等四大特征所建构（Colley 5-6）。安德森认为，民族身份由从高层政治到流行文化的各层级所形成和重构，途径为印刷、文学、地图和博物馆等（Anderson 39-40）。克尔施泰因解读 17 世纪重商主义思想与英国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Finkelstein 4），塞贝克与邓阐明贸易行为与文化生产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塑造，发现英国新民族国家在卷入全球贸易中产生，商业贸易随之被认同为国家利益（Sebek and Deng 5-6）。格林布拉特提出颠覆与收编理论，坚信早期现代英国的规训策略使海内外颠覆性力量具有巩固王权与殖民帝国之功能（Greenblatt 2），而萨义德则揭示了帝国主义文化特别是 18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压制性特征（Said 3-4）。

不同阶段的经济思想推动着英国从民族国家走向大不列颠帝国，从不列颠联合王国到大不列颠世界帝国的转型。阿米蒂奇把英国史分为不列颠联合王国史、大不列颠帝国史两个发展阶段：前者意指由 16、17 世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等联合王国构成的宗主国不列颠“国内”史；后者意味着 18—20 世纪由北美、加勒比及南亚等“疆域外”地区与本土共同构成的各地相对自足的大不列颠帝国史。阿米蒂奇继续把大不列颠帝国分为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前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18 世纪大西洋帝国，一个由船只而非军队捍卫的帝国，由宗主国移民所带来的不列颠王国价值标准所生产的帝

国。19、20 世纪的第二帝国可谓是一个军事帝国，建立在军事征服、种族压迫、阶级剥削与疆域扩张的基础上（Armitage 3）。如果第一帝国是以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结构为模型的综合帝国，那第二帝国便是以多权力中心的古罗马帝国结构为模型的合成帝国（22-23）。诞生于不列颠联合王国与大不列颠帝国的更迭中，英国文学必然借助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与帝国意识。

由此，英国文学、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等术语构成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英国文学是本体，国家想象暗含意识形态动机，那经济思想便是中心话语。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旨在研究英国文学中的经济现象，探讨文学家如何以审美方式从经济角度审视英国社会发展史；揭示经济学话语进入文学时，文学家如何借助文学的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国家想象与帝国意识；解析不同时期英国文学主流经济思想发展史，英国文学经历的从重商主义、自由市场、动态均衡、功利主义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等经济思想的萌芽、生长、拓展、成熟与裂变过程。英国文学成长于英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不同时期英国文学再现了不同经济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一幅经济思想发展图谱。批评家在历史语境中运用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揭开了英国文学主流经济思想发展轨迹，但却未系统研究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发展逻辑，也没充分讨论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经济思想和民族意识、贸易帝国、国家想象及认同焦虑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再现了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新航路开辟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在英国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语境下，英国面临来自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天主教势力或新教国家的经济竞争压力，英国社会信仰重金主义，君王、议员、商人、宗教人士等提出政府直接垄断或管制对外贸易、限制金银出口以实现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早期现代作家通过书写重商主义构想贸易帝国。如哈里斯后，使用托马斯·斯塔基、托马斯·斯密、托马斯·孟等早期经济思想家的贸易顺差、重金主义及反消费主义的国家干预海外贸易的重商主义理论，解读莎士比亚、托马斯·米德尔顿等人的戏剧，强调政治身体正如自然身体，贸易平衡带来国家健康，但过量的外来商品正如外来病原体，可引发王国身体疾病（Harris 26-27）。哈里斯探讨早期现代文学中的货币、商品、汇率与国际贸易对国家的多重影响，却未讨论该时期重商主义理论与英国国家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没有充分讨论作品中的贸易书写和英伦诸岛向大不列颠帝国转型时期作家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启蒙主义时期文学展现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英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18 世纪六十年代的产业革命让英国完成了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工商阶层与知识分子掀起一场打破封建桎梏与建立理性社会的启蒙运动。制度与科技上的绝对优势使英格兰在全球贸易中率先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英国启蒙文学家回应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话语，构建市场经济国家与全球商业帝国。科普利借助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启蒙主义时期作家从为公民人文主义辩护向逐渐接受新经济话语的过程，揭示作家对自由经济讽刺或赞成，或既支持又攻击的矛盾立场。他使用亚当·斯密、曼德维尔等经济学家的自由竞争、利己即利他、

奢侈品消费刺激劳动、国家利用人性中的“自爱”发展经济等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理斯蒂尔、艾迪森等作家的散文与小说，探析部分作家如何为公民人文主义的道德经济话语正身，以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Copley 5-6），阐释另一部分作家如何呼应古典经济学把人性“邪恶”作为市场机制，赞成市场有助于刺激勤奋劳动与增加国家财富的自由经济思想（7-8）。科普利探讨启蒙主义时期文学家对利己、自爱、奢侈消费、劳动分工等自由市场机制要素的不同态度，却未论证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话语与市场经济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也未论述文学如何利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构建自由商业帝国。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表达了动态均衡经济思想。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美洲 13 个殖民地独立，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矛盾尖锐，佩恩的《人权》鼓励产业工人、底层人民起来斗争，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运动倡导回归自然或通过革命建立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英国政府制造 1819 年“彼得卢屠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边际主义主观价值论强调经济平等或动态均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微观经济学互动，构想自由和谐的社会与主权平等的国家关系。迪克在 1790—1830 年英国经济辩论语境中，分析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如何回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的经济思想，表达对政府货币（纸币）政策的不同立场。柯勒律治赞成纸币金钱与金本位制，相信自由经济因使商品交换、信息交换更快而更有益于国家，但认为自由经济也是标准经济。诗人柯勒律治坚信，金本位制是一种理想的、内在的、先知的标准，他强调供与求、信用与债务、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媒介作用（Dick 75）。查尔斯·兰姆、威廉·哈兹里特不赞同金本位制与纸币政策，相信捍卫纸币就是反对民主政治，反对柯勒律治为托利党政府的货币政策辩护（84）。德·昆西则否认金本位制与劳动标准，信任政府的纸币政策，不相信纸币过多导致价格下跌与黄金价格上涨，稳定的纸币与国债循环可维护银行正常运转，呼应李嘉图捍卫自由贸易与证券批发的思想（102-103）。雪莱承认，尽管国债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崩塌，但政府仍然是最可靠的公共债权人，金钱具有诗学与激发真理的力量（124）。遗憾的是，迪克尽管讨论了文学家如何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思考信用经济，却未探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如何使用微观经济学的边际主义均衡论构想一种公正和谐的理想国度。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呈现了功利主义经济思想。英国资产阶级已巩固统治，产业工人数量剧增，1836 年出现规模巨大的工人“宪章运动”，19 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以电发明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结合形成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强化海外殖民扩张，国会、经济学家、宗教团体说服英国政府推出济贫法、移民海外法等功利主义措施。布莱克在劳资矛盾激化与金融资本绝对统治的语境中，考察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她辨析边沁、马尔萨斯等的功利主义理论，坚持狄更斯、特罗洛普等小说家既是功利主义思想的批评者，又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们与当时激进人士、改革家、自由辉格党人、自由贸易者一道，倡导“以最少的的时间、经济成本让边沁监狱中的长官、守卫、犯人等均获得最大自由”的基于功利主义原则的政治经济改革思想（Blake 14）。布莱

克特别关注边沁理论的矛盾性，功利主义使英国对印度的纺织业贸易繁荣自由，却驱使该贸易打上了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烙印（7）。她研究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功利主义经济思想，但忽视了文学中的济贫法、人口论、移民海外法等其他功利主义思想与经济政策，更未深入思考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如何借助激进经济学理论书写社会改革与构建金融帝国。

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展示了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论争。20世纪上半期西方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与三次经济危机，英国工业生产与贸易额不及战前水平，主张国家调节的凯恩斯主义兴起，工党政府实行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稳定就业却长期亏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开始推行私有化运动，国家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干预，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借助宏观经济学利率、投资刺激经济的理论想象昔日商业帝国，但也使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逻辑表达对国家经济前途的焦虑。施莱弗尔考察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研究资本主义公司结构与低中产阶级的商品消费体验。他论述道，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了资本主义公司、高等教育、法律医学行会的职业化与机构化的理论，反对穆勒、李嘉图等的古典经济学把抽象人性作为投资经济学的基础（Schleifer 3-4），索尔斯坦·凡勃仑也拒绝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以并置并列而非因果逻辑或等级从属、“解释”而非“零和记载”为新的理解与体验事件方法的机构经济学（55-56）。运用本雅明、德里达等的“星群”隐喻，施莱弗尔聚焦乔伊斯、斯蒂文斯等作家，认为这些作家表达了一种后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让美学体验非数学化，作品有着音乐般的同质结构，文本引用犹如星群，创建一种排列、布置，表达一种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性，显现出20世纪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特征，真理由公司机构与低中产人群的商品消费体验来定义（29-30）。施莱弗尔深度剖析了现代主义作家作品如何再现后古典经济学对抽象人性的否定与对机构经济学的“非理性”知识的接受，但未在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语境中探究文学如何表达宏观经济学思想，更未讨论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如何借用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干预理论构想不列颠商业与金融帝国的崛起。

三、经济思想发展图谱对不同类型国家想象方式的呈现

英国文学展现出从道德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从微观经济学向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经济思想图谱对不同类型国家想象方式的呈现。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国家为海外贸易与殖民的推进提供政治保障，重商主义话语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如何借助贸易话语，再现国家经济干预与表达新兴国家想象。早期现代文学揭示东方贸易如何影响民族身份生产。英国黎凡特公司、东印度公司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商业协议，夺取欧洲国家在地中海、远东航线的贸易垄断权。琼森的《炼金术士》邀请英国人认同伊斯兰帝国的梦幻模式，而马洛的《帖木儿大帝》《马耳他的犹太人》等暗示，贸易空间是身份转变的阈限与杂糅空间（Vitkus 22）。《帖木儿大帝》凸显帖木儿版图扩张细节，隐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东北航线海外贸易及商业扩张（陶久胜，“世

界还剩多少东方供我征服”》66)。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使用重商主义话语书写国家形成与表达商业帝国想象。当时君主授予公司贸易特许权，调控关税、金银货币供应或颁布航海法，确保贸易平衡与国家财力增长。莎士比亚戏剧描绘货币价值对国家力量的影响。《麦克白》中，英王使用钱币治病，钱币治病能力源于金子使用价值、皇家肖像与君王印章的融合（Deng 136）。《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海伦价值源于自身、供求抑或王室主观判断（陶久胜，《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181）。在1566年皇家交易所成立语境中，米德尔顿城市喜剧再现商业信用与国家监管，伯顿、纳什、米德尔顿等的作品叙述奢侈品买卖，强调适度消费外来商品能增加国家财政与维护政治身体健康（Baker 26），锡德尼、海伍德、弗莱彻的作品等呈现英西对峙语境中的海盗形象转变（Jowitt 15-16），斯宾塞诗歌、洛克散文与莎士比亚戏剧书写内外殖民，爱尔兰成为可解决英格兰内部矛盾的方案，殖民爱尔兰与美洲实为国内原始积累的升级（Netzloff 1-2）。

随着英国成长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市场理念成为启蒙主义时期英国文学的主流经济话语。启蒙主义时期的英国位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理性、自由让英国完成了从道德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1688年，“光荣革命”克服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专制，议会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1815年拿破仑战败，“日不落帝国”轮廓开始初显。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经济话语的勃兴已成定势。历经威廉·配第、马修·德克尔等的不断建构，时至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自由主义经济话语最终确立了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经济话语的核心在于强调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利己之心增加个人财富，但也相应增加了社会财富。曼德维尔、笛福、斯威夫特、蒲柏、约翰逊、菲尔丁、斯摩莱特、埃奎亚诺等作家，在文本中再现经济话语转型带来的诸多变化，也以我对英国未来的描绘与想象对历史演变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启蒙主义时期英国文学家使用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表达自由贸易帝国想象。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提出，如果人人追求私利、贪图享受甚至挥霍浪费，社会却变得繁荣，预言了18世纪古典经济学自由经济的诞生，与《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古典经济学经典之间关联密切。在1720年南海公司股票危机中，奥古斯都作家群与众人一道，先是期待一夜暴富的迷梦，后却被噩梦惊醒，蒲柏、菲尔丁以及约翰逊博士等探讨秩序、节制和安宁如何反思放任纵欲的自由市场，《格列佛游记》等揭露斯威夫特对于英国奉行的所谓自由贸易与海外殖民事业的尖锐批评（Humphreys 94-95）。斯摩莱特《兰登传》和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等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思想所宣扬的个体奋斗以求成功的价值观互动，斯摩莱特《汉弗莱·克林克出征记》展现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不列颠商业帝国。埃奎亚诺《生平自述》展示奴隶贩卖与奴隶制的解决，确认了自由市场话语的有效性。笛福诠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如何服务海外殖民与商业帝国建构。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与社会矛盾激化，微观经济学动态均衡思想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核心经济话语。1780—1830年间，英国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论互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济贫法，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影响金本位制，他阐述收益递减规

律与地租理论，提出边际原理并影响谷物法。边际效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均与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互动。文学家布莱克、拜伦、雪莱、德·昆西、哈丽雅特·马蒂诺、奥斯丁等了解经济学家葛德文、李嘉图、杰文斯甚至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熟悉政论家伯克、佩恩、科贝特等的政治经济问题小册子，借用动态均衡、主观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异化、社会主义等经济学概念，使用多种方式构想理想国家与国家关系。作家撰写政论文章、小册子、书信等，参与当代经济话题的讨论；或运用反讽、讽喻、象征等表达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讨论经济话题；或对经济学文献的阅读以及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成为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与经济学话语共同参与英国国家意识形成、国家形象塑造与殖民帝国建构。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社会注重稀缺性、效用与供需均衡，利用剩余价值扩大生产与追求海外扩张，文学家使用微观经济学动态均衡理念构建理想国度与国家关系。18世纪末，为解决拿破仑战争造成的财政赤字，英政府通过“银行限制法”停止银行券兑现黄金。李嘉图“金属派”与英格兰银行“反金属派”辩论银行券（Dick 67-68）。议员科贝特《纸对黄金》支持“金属派”，雪莱展示金本位制对国家信用体系的规范作用（Chandler 83-84）。柯勒律治相信金本位制与纸币发行是贵族阶层实现“政府所欠上帝诺言”的方式，在《文学传记》阐发有机系统与体现国家精神的象征经济（Dick 83-84, 94），相信货币是物品通过有机系统表达价值的渠道。布莱克探讨主观价值和异化现象，拜伦等塑造拜伦式英雄与支持主观价值，济慈甚至想象公有制理想社会。德·昆西《三圣殿骑士对话录》阐述劳动价值论与合作劳动，马蒂诺是当代经济思想与女性叙事文学的桥梁，奥斯丁表达对乡村婚姻市场的动态均衡、主观价值理念以及从女性视角对经济问题的理解（Michie 26-27）。

随着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知识阶层主张社会改革，功利主义成为英国文学的主流经济话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改革者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等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政府出版用于规范商业贸易行为的政府法律文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伦理学专著中蕴含功利主义思想，重新审视自由市场机制。边沁主张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原则，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视为国家立法与制定政策的基本标准，穆勒强调心灵快乐，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政府推出新济贫法、移民海外政策等，试图缓解社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话语进入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工业、商业）经济题材作品包括狄更斯、艾略特、盖斯凯尔、哈代、萨克雷、吉卜林、康拉德的小说等，通过经济叙事与伦理书写表达功利主义思想，展现经济伦理与帝国建构之间的关系。金融资本以资本输出方式强化海外殖民，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政府社会改良方案的理论基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借助功利主义表达社会改革理想和金融帝国愿景。边沁将经济话语运用于惩罚理论，他提出“全景监狱”改革计划。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却暴露了政府牺牲穷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虚伪性（Blake 1）。马尔萨斯深信，人口增殖力无限大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力，受功利主义启发，政府推出新济贫法与移民海外政策，理论家提出福利经济学。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质疑马尔萨斯人口论，肯定国家功利主义对经济的贡献同时，谴责立法机构忽视底层民众

福祉 (Blake 63-64)。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中产阶级通过投资、储蓄等放弃消费乐趣 (Henry 142, 159)；盖斯凯尔的《露丝》传达让百姓痛苦最小化的社会改革愿望。萨克雷的《名利场》等示意功利主义最少成本如何获取最大幸福之思想。英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英格兰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哈代的《还乡》中，乡村金融市场困境 (Bigelow 77-78) 与主人公在银行危机中的精神困境呼应；《卡斯特桥市长》中，人们被迫接受新生产方式与垄断资本的统治。吉卜林的《丛林之书》再现殖民实为资本积累升级与国家金融资本的扩张；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反思金融资本与金融帝国的掠夺性。

伴随经济大萧条与国有企业亏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文学的主导性经济思想。20 世纪上半叶，凯恩斯主义适时兴起，工党政府实行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实现稳定就业却饱受低效和亏损之苦。下半叶，保守党政府推动私有化运动，自由放任的市场提升效率、推动增长却造成财富差距拉大。20 世纪英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间摇摆。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对相关经济思想的认同或质疑，借助宏观经济学话语想象昔日商业帝国，也使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逻辑表达对国家前途的焦虑。萧伯纳戏剧与宣传作品、伍尔夫与劳伦斯小说，借助国家干预理论，展现作家对昔日商业帝国的投想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考。叶芝、艾略特诗作与奥威尔、莱辛小说等，挪用新自由主义思想，思考和忧虑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如萧伯纳表达了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思想；威尔斯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畸形膨胀和机器对人的异化。伍尔夫描绘非理性“经济人”欲望经济 (Comyn 135)；福斯特把《霍华德庄园》置于伦敦金融经济活动和英国乡村经济中。劳伦斯展现 20 世纪初英国采煤业由盛至衰的端倪以及政府干预危机的措施，批判现代工业文明，菲兹杰拉德演绎凯恩斯的“赤字支出”理论 (Tratner, “A Man is His Bonds” 311-312)。叶芝诗歌中的经济循环论和资本主义瓦解论呼应了熊彼特的“商业周期”和“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理念；艾略特诗歌再现金融资本如何预设经济大萧条；奥登诗作亦有资本主义末世论的基调 (Tratner, *Deficits and Desires* 121)。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对三十年代末高度集权的社会提出警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世界国的社会管理模式深受福特流水线的影响；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统治方式是一种由管理精英控制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七十年代，撒切尔主义倡导自由市场与产业私有化，力图恢复昔日帝国辉煌，尽管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但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莱辛小说反映失业、破产、流散如何引发身份危机；艾米斯的《金钱——绝命书》的以商业广告为视角，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帝国复兴构想 (Clune 2)。

英国文学与西方经济学原本属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学科，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理性与可行性就在于英国文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跨学科对话。譬如，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受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影响，因为他俩同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 (Comyn 150-151)。毋庸置疑，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进一步夯实了其学理依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由英国文学、经济思

想与国家想象等术语构成，彰显它们之间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将作家的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之间的关系作为问题核心。例如，艾迪森与斯蒂尔分别创作戏剧《卡托》和《意识恋人》，再现1720年非理性投资的灾难性后果，试图为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投资人理论正身，影射背后的金融帝国意识（Speck 11, 20）。显然，如果英国文学是本体，那么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便是手段与目的、媒介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国家想象正是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落脚点，因为它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对英国文学中的经济思想的批评视角与唯物辩证立场。由此，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可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更可从经济学视角重构外国文学学科话语。

注解【Note】

①尽管使用阶级分析法讨论莎士比亚，但布莱希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ee Margot Heinemann, “How Brecht Read Shakespeare,”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Cornell UP, 1994, pp. 226-54.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dorno, Theodor. “Lyric Poetry and Society.” Translated by Bruce Mayo, *Telos*, no. 20, Summer 1974, pp. 56-71.
-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Left Books, 1971.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91.
- Armitage, Davi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P, 2004.
- Baker, David J. *On Demand: Writing for the Mark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tanford UP, 2010.
- Bigelow, Gordon.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UP, 2003.
- Blake, Kathleen. *Pleasures of Benthamism: Victorian Literature, Utility,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P, 2009.
- Chandler, James. “Ricardo and the Poets: Representing Common-Wealth in the Year of Peterloo.” *The Wordsworth Circle*, vol. 25, no. 2, Spring 1994, pp. 82-86.
- Clune, Michae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Free Market, 1945-2000*. Cambridge UP, 2010.
- Colley, Linda.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Yale UP, 2005.
- Comyn, Sarah.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ovel: A Literary History of “Homo Economicus”*.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Copley, Stephen, editor. *Liter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0.
- Delaney, Paul. “King Lear and the Decline of Feudalism.” *PMLA*, vol. 92, no. 3, May 1977, pp. 429-40.
- Deng, Stephen. *Coinag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Dick, Alexander. *Romanticism and the Gold Standard: Money, Literature, and Economic Debate in Britain*,

- 1790-1830.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Finkelstein, Andrea. *Harmony and the Balanc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The U of Michigan P, 2000.
- 龚举善: 《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 《中外文论》2016 年第 2 期, 第 20—33 页。
- [Gong, Jushan.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Economics as a Critical Paradigm." *Chinese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ies*, no. 2, 2016, pp. 20-33.]
- Goux, Jean-Joesph. *The Coiners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Jennifer Curtiss Gage, U of Oklahoma P, 1994.
- . *Symbolic Economies: After Freud and Marx*. Translated by Jennifer Curtiss Gage, Cornell UP, 1990.
- Greenblatt, Stephen.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U of California P, 1989.
- Harris, Jonathan. *Sick Economies: Drama, Mercantilism, and Diseas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U of Pennsylvania P, 2004.
- Hawkes, David. *Shakespeare and Economic Theory*. Bloomsbury, 2015.
- Heinzelman, Kurt. *The Economics of the Imagination*. U of Massachusetts P, 1980.
- Henderson, Willie. *Economics as Literature*. Routledge, 1995.
- Henry, Nancy. *Women, Literature and Finance in Victorian Britain: Cultures of Investment*.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Houston, Gail Turley. *From Dickens to Dracula: Gothic, Economics, and Victoria Fiction*. Cambridge UP, 2005.
- Humphreys, A. R. *The Augustan World: Life and Let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st ed., Methun & Co. Ltd, 1954.
- Jowitt, Claire. *The Culture of Piracy, 1580-1630: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eaborne Crime*. Routledge, 2010.
- Lukács, Georg. "Realism in the Balanc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edited by E. Bloch et al., Verso, 1977, pp. 28-59.
- Macherey, Pierre.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all,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lated by Martin Millig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3.
- Michie, Elsie B. *The Vulgar Question of Money: Heiresses, Materialism, and the Novel of Manners from Jane Austen to Henry James*. The Johns Hopkins UP, 2011.
- Mickalites, Carey James. *Modernism and Market Fantasy: British Fictions of Capital, 1910-1939*.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Netzloff, Mark. *England's Internal Colonies: Class, Capital, and the Literature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Coloni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ollard, Arthur, edit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siness in English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0.
-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Knopf, 1993.
- Schleifer, Ronal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ism: Literature, Post-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Lower*

- Middle-Class*. Cambridge UP, 2018.
- Sebek, Barbara, and Stephen Deng, editors. *Global Traffic: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Trad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rom 1550 to 1700*. Palgrave, 2008.
- Shell, Marc. *The Economy of Literatu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8.
- Smirnov, A. A. *Shakespeare: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Critics Group, 1936.
- Speck, W. A. "Eighteenth-Century Attitudes Towards Business."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siness in English Literature*, edited by Arthur Pollard, Liberty Fund, 2009, pp. 8-34.
- 陶久胜:《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货币、商品与国家安全》,《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2024年1月,第181—193页。
- [Tao, Jiusheng. "Anxiety on Market Value in the Early English Capitalist Era: Metallic Coin, Commodity, and State Security in *Troilus and Cressid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o. 1, Jan. 2024, pp. 181-93.]
- :《“世界还剩多少东方供我征服”——〈帖木儿大帝〉中的东方贸易、版图扩张与英格兰身份焦虑》,《国外文学》第3期,2023年8月,第66—77页。
- [---. "'How Much is Left for Me to Conquer All the World': Oriental Trade,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English Identity Anxiety in *Tamburlaine the Great*." *Foreign Literatures*, no. 3, Aug. 2023, pp. 66-67.]
- Tratner, Michael. *Deficits and Desires: Economics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Stanford UP, 2001.
- . "A Man is His Bonds: *The Great Gatsby* and Deficit Spending." *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 Stud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edited by Mark Osteen and Martha Woodmansee, Routledge, 1999, pp. 311-22.
- Vitkus, Daniel. *Turning Turk: English Theatre and the Multicultural Mediterranean, 1570-1630*. Palgrave, 2003.
- Woodbridge, Linda, editor. *Money and the Age of Shakespeare: Essays in New Economic Critic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78—489页。
- [Xi, Jinping.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Features."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Xi Jinping*. Vol. 1,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3, pp. 478-89.]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3年。
- [---. *Outlin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3.]
-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2019年11月,第4—22页。
- [Xie, Fuzha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5, Nov. 2019, pp. 4-22.]

责任编辑:杜娟